

中国文艺年鉴

中国文艺年鉴社编辑

中國文藝年鑑社 編輯

中國文藝年鑑

第一回
一九三二年

現代書局 發行

一九三二 中國文藝年鑑

實價一元六角

編輯者 中國文藝年鑑社

發行者 洪雪帆

印刷者 現代印刷公司

出版者 現代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現代書局

分店

南京 北平 廣州 漢口 廈門 杭州 鄭州 重慶 九龍 貴陽 陽明 汕頭 成都 陽明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1933, 8, 10, 初版

1—2000册

No. 0029

中國文藝年鑑創刊緣起

我國新文學運動發生到現在，已經有了十多年的歷史，每年出版的文藝書報，亦不在少數；文藝的著作者，幾乎每年都有新陳代謝的情勢；文藝界的活動，亦是每年總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波瀾。但是，關於這些文藝界的風景，從來沒有人給攝一幀清晰的照片，使目迷五色的讀者能夠一目了然。

我們決心編印文藝年鑑，就是企圖給我國文藝界每年攝一幀清晰的照片。從前，曾經有某書局出版過一本小說年鑑，其內容是選輯一年內的短篇小說，範圍既狹小，而其所選錄的也並不公允，而且並沒有繼續下去。其後，北社曾經選過一部新詩年選，

南強書局曾出過一部小說年選，這兩部年鑑底性質與缺點也與小說年鑑相同。我們這次編印文藝年鑑，第一是企圖把範圍放大來，我們想把每年的文藝作品，除了長篇小說以外，凡短篇小說，詩，散文小品，戲劇，都以客觀的眼光選錄其傑作，使讀者讀了這一冊年鑑，就無異於讀了上一年全部的文學作品。此外，我們以為單是選錄作品，這決不成爲年鑑。作品的選錄實在祇是年鑑的附錄。所以，在作品選錄之外，我們還預備在我們這文藝年鑑中作以下幾項工作：（一）將一年來的文藝界活動情形做一篇簡明的文字，給讀者以清晰的鳥瞰；（二）給一年來的作家所發表的作品，單行本及雜誌報章文字，作一編目；（三）將一年來出版的文藝書報作一編目。我們想這幾項工作一定於讀者方面很有利益的。

我們這裏所謂「文藝」的範圍，原是很廣大的。我們希望能包括文學，戲劇演出，電影，藝術諸方面，但是在這第一回年鑑中，祇能就文學一部門內進行。倘若讀者們及藝術界諸君子能夠幫忙的話，我們很願意使第二回的文藝年鑑擴大了範圍的。

中國文藝年鑑第一回編輯凡例

一 本年鑑由中國文藝年鑑社同人共同負責，每年編輯就緒，交特約發行之書局印行。

一 本年鑑中所有文字及作品之選錄均由年鑑社同人交換意見而寫作及決定之。

一 本年鑑中關於選錄作品，及作家著作索引之排列，均依姓氏筆畫之多寡爲序。

一 本年鑑中所選錄之作品，均由本社經由合法手續徵得著作人或出版人之允諾而編印者，其有本社認爲必需選錄而著作人或出版人未許翻印者，則但存其目，以重本年鑑之體例。

一 本年鑑中之文藝書目，搜輯範圍力求其全，作家索引所錄作家，則略有取捨，大要以著作之成績爲標準。

目次

創刊緣起

凡例

第一部 一九三二年中國文壇鳥瞰……………三

第二部 一九三二年創作選

第一分 短篇小說

丁玲 消息……………四

巴金	電椅	一七
冰心	分	四七
沙汀	法律外的航線	六三
杜衡	懷鄉病	八一
沈從文	若墨醫生	一〇五
東平	通訊員	一三七
郁達夫	遲桂花	一五六
茅盾	林家鋪子	二〇八
施蛰存	夜叉	二七五
陳翔鶴	洛迦法師	二九八
張天翼	蜜蜂	三三六
靳以	溺	三九八

第二分 詩

葉聖陶	秋	四一九
葉靈鳳	紫丁香	四三二
劉呐鷗	赤道下	四四六
穆時英	公墓	四六六
魏金枝	前哨兵	五〇一
卞之琳	遠行	五二八
朱 湘	鬪兒兒	五三〇
李金髮	夜雨孤坐聽樂	五三二
	月夜	五三六
沈祖棻	螺州道中	五三九
施蟄存	橋洞	五四二

銀魚·····	五四四
嫌厭·····	五四五
陳夢家 鐵馬的歌·····	五五〇
相信·····	五五三
郭沫若 牧歌·····	五五五
臧克家 當爐女·····	五五七
戴望舒 游子謠·····	五五九
秋蠅·····	五六一
樂園鳥·····	五六四
燈·····	五六六
深閉的園子·····	五六八
饒孟侃 叫賣·····	五七〇

第三分 散文

周作人 苦茶隨筆小引	五七四
茅盾 內河小火輪	五七九
俞平伯 中年	六〇八
梁遇春 又是一年春草綠	六一三
葉靈鳳 面壁綺語	六一八
繆崇羣 我的病	六二四

第四分 劇本

田漢 戰友	六三二
蔣本沂 一條戰線	六七二

第三部 作家及出版索引

一九三二年作家著作索引	三
-------------	---

一九三二年出版文藝書目……………三二

第一節 一九三二年中國文壇鳥瞰

一般的說，一九三二年的中國文壇，也像全國的各種事業同樣，應當說是衰落的。日本帝國主義的炮火在這年頭剛誕生的時候就直接的轟炸了久已成為文化中心的上海。這其間，重要的文化機關被毀壞，交通的網線被截斷，出版事業完全停頓，全市的印刷機差不多專為刊印臨時的戰事新聞而設；戰時的文藝作品，雖然我們可以舉出許多一時散見在各種戰事特刊上的長短篇來充數，可是這些僅僅表現着淺陋的市僧心裏的『禮拜六派』的東西，乾脆也談不上什麼社會的，或文藝的價值，我們在這裏是儘可以放下不提的。除此之外，我們所逢到的便是一九三一以來碩果僅存的文藝刊物小說月報與北斗的停頓；北斗雖然在戰事平靜之後又恢復了兩期，而有幾十年歷史的小說月報卻竟至到現在還沒有復活的可能。這就是一二八戰事所給予

我們文藝界的最直接而且莫可補償的損失。上海如此，全國也連帶的陷入了整個死寂的現象。文藝刊物而值得相當注意者，似乎根本不_{存在}；單行書籍的刊行，也成了最偶然的現象。我們說，一九三二年在最初四個月之間根本沒有文壇，這說法一點也不是過分的。

文壇的恢復，是以五月一日現代雜誌創刊爲紀元。然而一隻燕子不能點綴出春天來；到六月一日，文學月報相繼出現，纔算有了相當的『熱鬧』。而現代和文學月報便成爲這一年來最活躍的刊物。但這還是太少的，即使把祇復活了兩期的北斗也算在內，我們覺得還是極度的貧乏。要是比到以前最繁榮的時期，譬如說，同時有二十多種重要的純文藝刊物在上海一地刊行的一九二九年，真叫人不得不生今昔之感。

當然，我們應得看清楚，戰事所給予我們的影響，祇可說是暫時的間斷，而不是致命的打擊。出版物數量減低這事實，也絕不是在九一八或一二八之後才發生的。即如一九三一也未必比一九三二好一點。我們推論文藝的衰落的原因，自然不能完全歸